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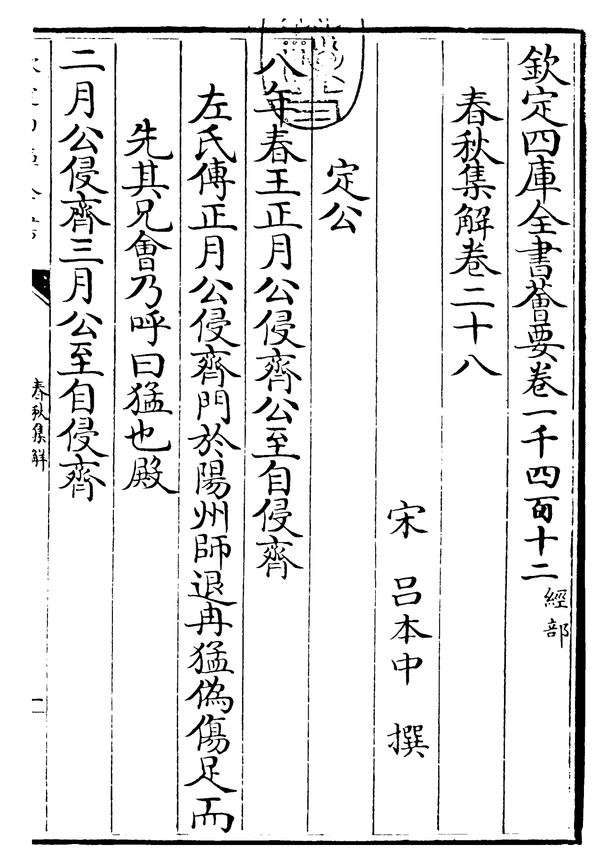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卷二十八

宋 呂本中 撰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内伐十六宣以後七内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盖魯

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杜氏注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

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公作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杜氏注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注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杜氏注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

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内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劉氏權衡曰陽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令明白

而祈三桓聞之虎何以能集其意邪意者虎實惡季氏季氏以臣而淩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㕘不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立而後其揞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之順祀祈作亂也其實不然何以知之曰祈則謀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為也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者何璋判

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傳從祀先公貴復正也寳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

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

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伐之從祀先公以説焉非能正者也其義君子不與也

藾氏曰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賊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分器重於地者賊貨而貴命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公作囆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氏注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又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

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寳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宫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氏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杜氏注齊侯在五氏将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杜氏注五氏晉地

襄陵許氏曰此伐晉也而曰次何諱伐晉也何諱乎往晉為盟主宗也前此不諱此何以諱存之也王道衰則存王霸業替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秋經世撥亂之志也以是春秋之初諱伐王春秋之季諱伐霸世至無霸而中國替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

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夾公穀作頰下同谷公至自夾谷

左氏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徳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

卒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

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公作運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

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伊川先生解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

解在哀八年

杜氏注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

在其北也

劉氏意林仲尼一言尔威重扵三軍豈有他哉順其理故也

武夷胡氏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鄆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来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来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扵一身通古今扵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作費
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
弗能其圉人杜氏注武叔之圉人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
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

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駟赤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衆兇懼謂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

魯人侯犯奔齊

杜氏注郈叔孫氏邑

武夷胡氏傳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

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

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
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公作世）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公作池）出奔陳

左氏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
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
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経而生子
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将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公作遬會于安甫公作安甫作安莆

杜氏注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公穀有宋字仲佗石彄出奔陳

泰山孫氏曰宋公失道其弟辰暨仲孫佗石彄出奔

陳暨不得已也仲佗石彄為宋大臣不能以道事

君為辰彊牽而去故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

出奔陳以交譏之也

武夷胡氏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

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公作自池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公作世自曹入于蕭

左氏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

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畀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劉氏傳及之者何從也向謂之暨今曷為謂之及從出奔陳謂之暨則可自陳入于蕭以叛謂之暨則不可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劉氏意林以此見春秋之斷獄詳矣其出也謂之暨

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公穀作莅盟

左氏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左氏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

城

杜氏注墮毀也

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以為自固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夏秋郈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氏傳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武夷胡氏傳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晋公作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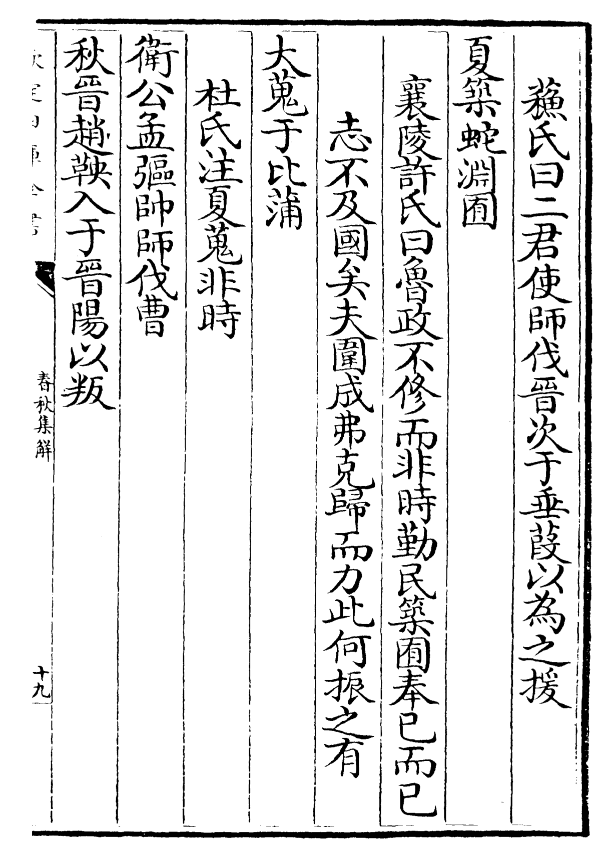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穀氏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

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乜武夷胡氏傳書公圍成彊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别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

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
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
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轂無次于垂葭公作衛侯瑕
左氏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
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鋭師伐河内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
濟水矣乃伐河内



藾氏曰二君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矣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蒲

杜氏注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

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
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
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
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
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
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宫哀公三年冬
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陸氏微旨趙子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

武夷胡氏傳趙鞅之入抎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簒弑之階堅氷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閒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及士吉射公有字

杜氏注吉射士鞅子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名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

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爲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貸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能復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藾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鈞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

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武夷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

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其亦可以免於大戾矣趙鞅歸於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歸易辭也不言入不以叛入也
薛弒其君比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常秩此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公穀作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

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武夷胡氏傳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

為亂故公叔戍來奔趙陽北宫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焉儻庶幾乎

二月（公作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公作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作䍧）歸（作歸）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陸氏纂例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

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宫結来奔

左氏傳夏衛北宫結来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 公作醉

左氏傳吴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吴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将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吴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吴大宰嚭以行成
吴子将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
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吴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
杜氏注於越越國也檇李吴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泰山孫氏曰檇李吴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吴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
罪人三行屬劒於頸吴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

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黄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作堅 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杜氏注脾上梁間即牽 謀救范中行氏

杜氏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杜氏注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

脤熟曰燔

杜氏注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

脤器以賜同姓諸侯

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

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

脤非禮也石尚士故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氏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注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欲殺

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名宋朝内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名宋朝故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

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眞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云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之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

納衛世子蒯聵於戚亦書世子同此義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四見於經皆不曰公於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是知蒐者公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狩遠地則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行故也必皆曰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久矣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

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之罪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杜氏注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氏注漫者徧食其身

穀梁傳不敬大焉

陸氏纂例趙子曰予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能齧牛纔傷皮膚無不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傳吳之入楚也吳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注運轉也巳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杜氏注高寢宫名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内
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

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公作軒）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蘧蒢）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傳奔喪非禮也

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强弱利害為國禮義消

亡可見矣

秋七月壬申姒（穀作弋下同）氏卒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陸氏纂例哀公妾母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子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

但來會葬此專以强弱利害為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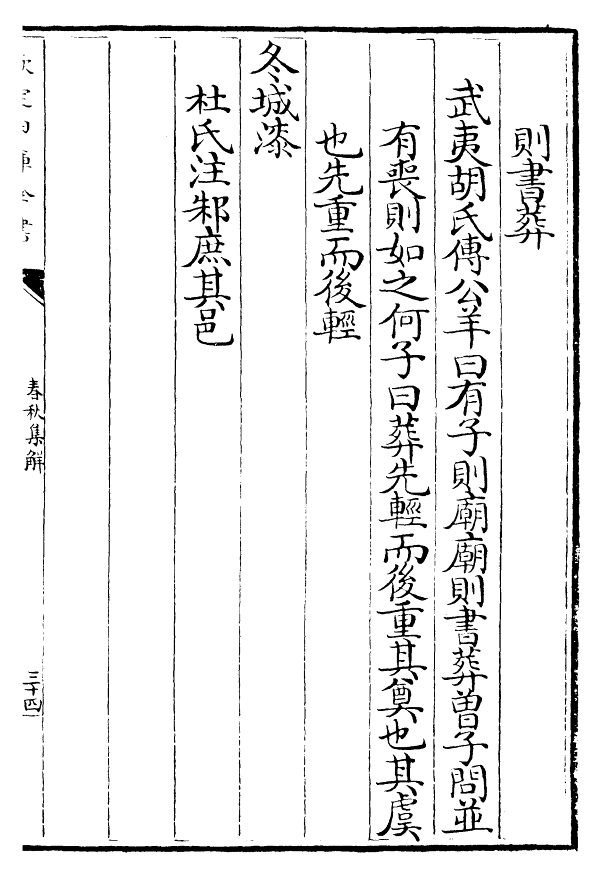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穀作稷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

制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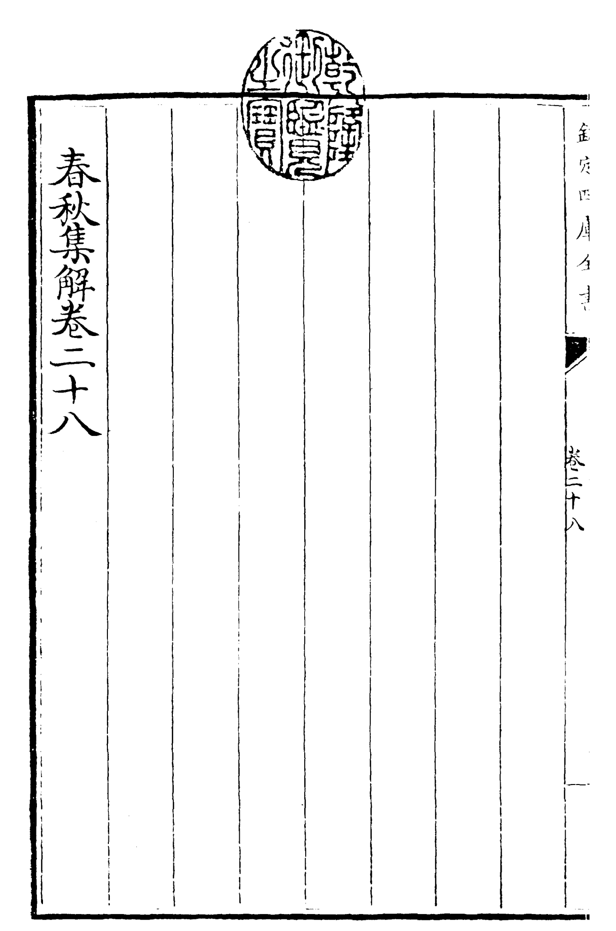


則書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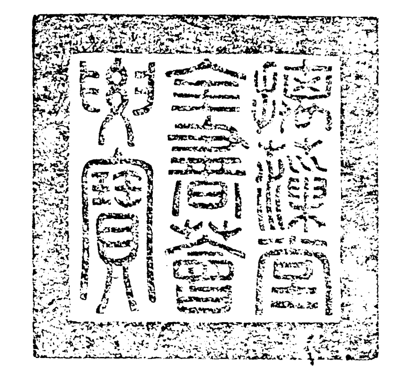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杜氏注邾庶其邑



春秋集解卷二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馬　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卷二十九

宋 呂本中 撰

哀公 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

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吴

杜氏注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

疆於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於江汝

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吴師入郢

昭王奔隨壞宗廟徙祭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

國復寧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

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

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自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襄陵許氏曰隨列諸侯許復有國王霸不作荆人擅命矣

鼷鼠食郊牛角（穀有字）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葢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免卜

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

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

武夷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
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全曰牲傷曰
牛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
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
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
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
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
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
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

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秋八月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襄陵許氏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泰山孫氏曰案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今三卿帥

師伐邾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故列數之以重其惡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争陵歷不忌矯奪不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杜氏注句繹邾地

劉氏傳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戍之

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武夷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来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

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鄆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注子南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

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陸氏微旨傳言蒯聵雖出奔而靈公未嘗有命廢之故言猶當立其子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居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乎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

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

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呂氏曰蒯聵與輒固無責矣然聖人備書之者以為天下之惡無所不有故春秋所書無所不戒固聖人委曲垂教使天下盡反人道之正而不憚煩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公作軒

鄭師敗績公作栗

左氏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
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
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杜氏注鐵在城南

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氏注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杜氏注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武夷胡氏傳州来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

而還師吳復倍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為非

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傳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劉氏傳此衛戚也曷為不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加乎父也曼姑主兵以圍戚則其先齊國夏何臣

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為也

高郵孫氏曰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蓋聖人之意以蒯聵為世子而衛輙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其罪不待誅絕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盟主諸侯不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

以圍其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

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烏有父不慈

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劉氏傳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

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

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

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葢非禮也矣

武夷胡氏傳桓僖親盡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氏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𡚁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作開）

杜氏注魯黨范氏故懼晉此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元年鼠食郊牛三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髠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公作三月）月庚戌盜殺（公穀作弒）蔡侯申

左氏傳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杜氏曰盱即霍也）

公羊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

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劉氏傳蔡有申矣其又曰申何遠也古者不諱及周而後諱諱之日舍故而諱新舍之禮也名之非禮也舍之何以禮遠也天子及七諸侯及五大夫及三士及二舍之禮則名之何以非禮大夫之諱不舉諸其家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以為盡人心也古者諸侯或為禘或為祫雖毀廟必升食於大廟有諱之道存焉爾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殺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者二公孫盖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也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解併在上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公有歸字姓公孫霍

左氏傳解在上

晉人執戎蠻公作曼子赤歸于楚

左氏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襄梁及霍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

謂隂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户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子北宫子曰辟霸晉而京師楚也

武夷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於楚歸於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呂氏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近楚之地故晉人執其君而歸於楚畀楚之疆也春秋之世諸侯專視强弱以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滅絶不道之極也

城西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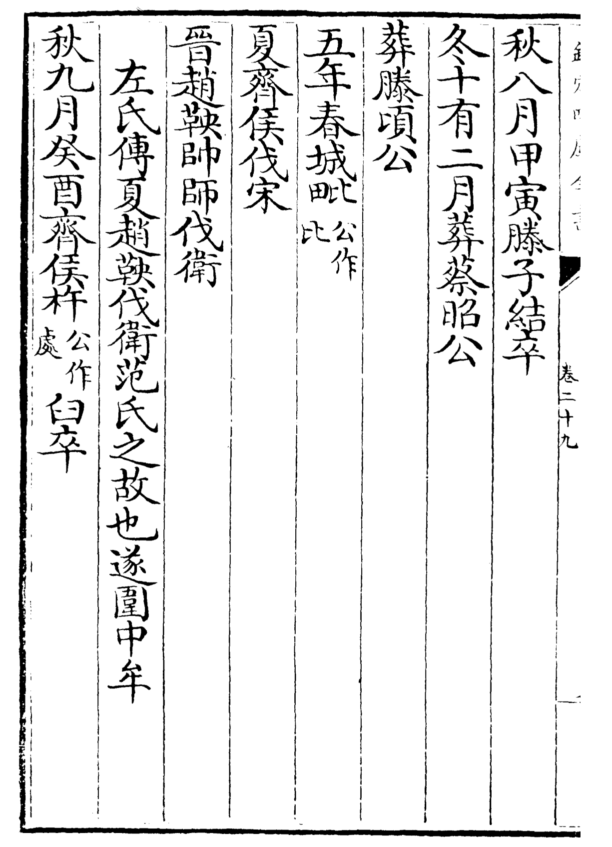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公羊傳亡國之社盖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杜氏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蘇氏曰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公作處）臼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劉氏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其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之以月筭者以閏數以年筭者不以閏數

六年春城邾瑕公作葭

杜氏注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

晉諸侯方爭是以髙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

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

歸之豈特僅僅自守而已是以譏也三年以来歲

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厲數如此後雖城邑

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

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宫昭子聞之與恵子乗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来奔

杜氏注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蘓氏曰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莱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

襄陵許氏曰親臣去則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德降故必奔高國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

西子期諆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

左氏傳八月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

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伊川先生解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武夷胡氏傳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

荼世其國矣已則簒荼而自立是自絶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公作舍

左氏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杜氏注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

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定十五年老丘之役鄭宋始搆怨至是

復侵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吴于鄫 穀作繒

左氏傳夏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吴人弗

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杜氏注鄫今琅邪鄫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

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忽不樂而出季孟異伎直答大夫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於鄫衍

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吴子從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范氏注惡其不能死社稷

辨疑趙子曰来者至内之辭

劉氏傳孰入之公也公則何以不言公諱也曷為諱公一闔廬也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

蘇氏曰在外曰以歸在内曰以来内外之别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强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宫晝夜掠以其君来 獻於亳社因於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来惡也歸邾子益於邾是知

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来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春秋集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十四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三十

宋 呂本中 撰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傳七年冬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説於曹

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而獻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武夷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左氏傳吳為邾故三月伐我伐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

泰山孫氏曰吴伐我以邾子益来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於都城也

武夷胡氏傳吴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於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吴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辛亦云從也遂盟於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下同

左氏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
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伊川先生解内失邑不書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
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
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来致齊怒吳伐
故賂齊以說之
杜氏注闡在東平剛縣北
陸氏纂例魯不與季姬故怒而取二邑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傳齊侯使如吴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注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吴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

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鄫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

闡季姬鄫故也

伊川先生解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

惠也

泰山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於邾故齊人歸讙及闡

凡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取而不

歸則又甚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

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
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
邾子益於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而德
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
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
詞也去逆效順息争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
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
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於邾之能掩其前

惡而美之也
吴氏曰吴之伐我齊侯之取讙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盖於邾魯畏吴齊故也齊人歸讙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改前之為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秋之世諸國

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氏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

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

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悉俘之曰取其師

劉氏傳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詞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竒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呂氏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吴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郲子益来奔

左氏傳春郲隱公来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泰山孫氏曰公會吳伐齊齊中國也吳夷狄也會夷狄伐中國其事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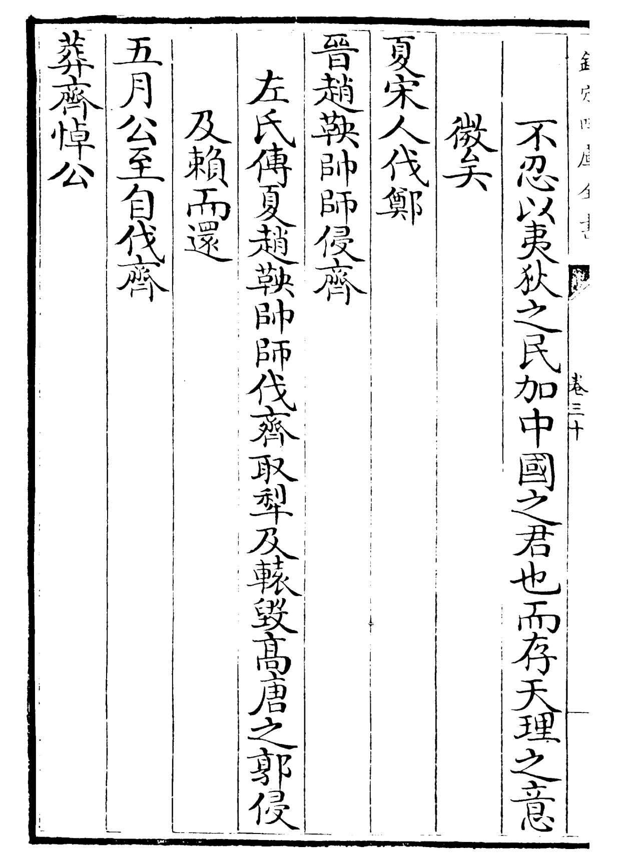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傳在上文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會吴伐齊齊人弑悼公赴於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髠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吴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

歸益於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吴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也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吴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没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㫖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絶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没其見弑所謂



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
微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
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公作寅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師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

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武夷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

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
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
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
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於戚則進
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
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
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
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

國諸侯縱其暴横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吴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吴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氏傳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

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老幼守宫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曰事

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

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為受之柰何蓋伐喪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

傅說復於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

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於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丕訓之義大矣

襄陵許氏曰以魯之微搆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

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以是知君子居人之國雖曰其道不行猶蒙其福焉

夏陳轅表公作頗出奔鄭

左氏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陳轅頗之奔若曰為人臣而刻以附上託公而營私者其亡乎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寘之新篋𧝓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吴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吴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吴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吴其泯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

主與吳戰不為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於宋子朝

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宫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傳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

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

公田什一助而不税魯自宣公初税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底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税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

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違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寛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盖田有税丘有賦税以足食

賦以足兵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

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杜氏注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

劉氏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

同姓葢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覽命於天子然後

成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盖自是魯夫

人不命於天子也

武夷胡氏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别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别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

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吴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别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呂氏曰孟子卒吳女也諱取同姓故曰孟子魯之君豈苟為無禮而亂男女之别哉廹於彊吳之威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於瀆姓亂倫而不辭也春秋之世君臣上下所以持其國家者皆如是曰孟子卒不待貶而惡自見也

公會吳于橐臯

左氏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

杜氏注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左氏傳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来者子之黨也其不欲来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讎也大宰嚭説乃舍衛侯

杜氏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

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

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

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

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公作螺）

左氏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公作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氏傳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泰山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報雍丘之師也

夏許男成卒公作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六月

丙子越子伐吴為二隧大敗吴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吴吴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吴晉爭先吴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皷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吴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冬吴及越平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黄亭近濟水

泰山孫氏曰黄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黄池之會不主晉侯而主在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横中國諸侯小大震栗皆宗於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

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黄池之會吴子主焉不言
公會吴子晉侯者不與夫差主中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為法者三天
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内京師外諸夏尊天王也内
諸夏外四裔尊中國也内魯外諸侯尊魯也及其
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
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深為後世之戒也春秋
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

曰城周天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為他國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夷狄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進吴稱子又言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夷狄也春秋之旨微矣

武夷胡氏傳黄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内中國而外諸夏吴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

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吴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吴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彊而抑其横也定公以来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為長盖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黄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
文靜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
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
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
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
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
可以廢焉者也

襄陵許氏曰左氏傳春秋曰先晉紀國語曰先吳此

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
陵遲至於黄池之時豈能復與吴爭國語信也晉
人恥吴先之故諱焉爾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吴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吴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
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

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吴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吴吴人告敗於王冬吴及越平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吴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吴請使吴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泰山孫氏曰於越入吴者吴子方會乘其無備也

武夷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常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

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無曼字

襄陵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閒齊之

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唯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九月螽公作蟓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其言孛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氏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何以書記異也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出之次者見於旦也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於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公作彄夫

十有二月螽公作螺

襄陵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氏注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

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来哉孰為来

哉反袂拭面涕霑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

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泰山孫氏曰天子失正自東遷始諸侯失正自㑹湨

梁始故自隠公至於湨梁之㑹天下之正中國之

事皆諸侯分裂之自湨梁之㑹至於申之㑹天下

之正中國之事皆大夫專執之自申之㑹至於獲

麟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吳楚迭制之聖王憲度

禮樂衣冠遺風舊政盖埽地矣中國淪胥逮此而盡前此猶可言者黄池之會晉魯在焉後此不可言者諸侯泯泯制命在吴無復中國霸主之遺烈故也

蘇氏曰春秋起於五霸之始而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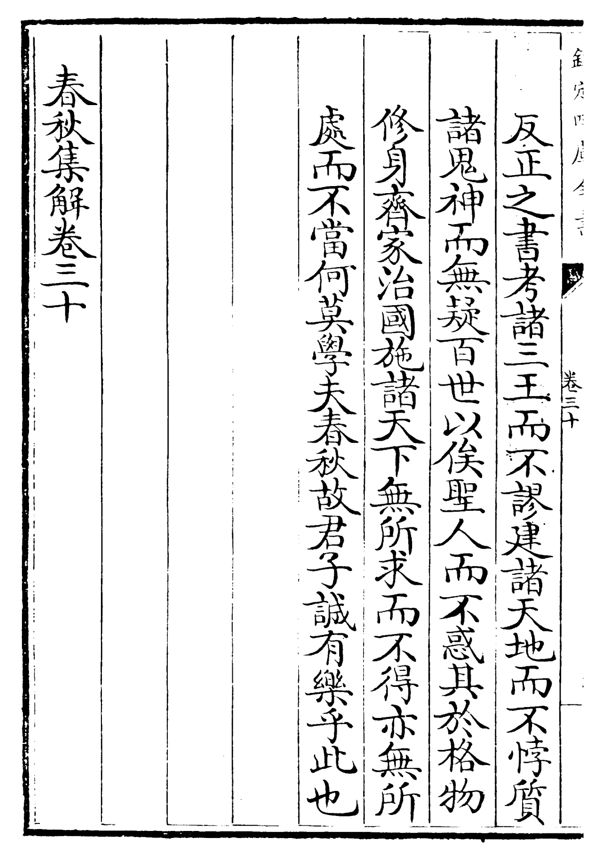
常山劉氏曰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時有者何以應天地之氣豈可如此間别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

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時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乎聖人為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葢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於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也

武夷胡氏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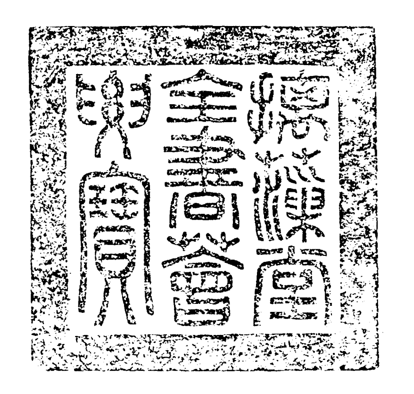
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名物産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来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

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刀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絶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



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

春秋集解卷三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馬　培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